

Linghun Youdang Cunzhuang

吕翼 著

灵魂 Ghost 游荡村庄

传奇神秘的
乡村故事
权力边缘的
意志涌动
文化弱势的
顾影自怜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游荡村庄 / 吕翼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6

ISBN7-5063-2154-8

I.另… II.刘… III.中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1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9789号

灵魂游荡村庄

作 者: 吕 翼

责任编辑: 夏天敏

封面设计: 周 茜

图片摄影: 侯 明

责任校对: 高 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F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9 印张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2154-8/1.2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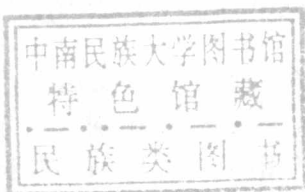
定 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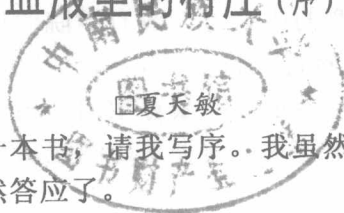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128310



血液里的村庄 (序)



吕翼要出第一本书，请我写序。我虽然不长于做这方面的文章，还是欣然答应了。

人生有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入学，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发表文章，甚至第一次受到表扬。虽然不足以道人，但第一次总会给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纪念。许多日子在岁月的沙滩上悄悄流去，但第一次总会留下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无限深情地谈起我们的第一次。

吕翼是昭通搞文学创作的青年中起步较早的人。记得当时他尚在县级市进修学校读师范时，就由我的一位老朋友引他来见我。那时我搞创作已有些年头，但创作上未有大的成绩。作品上除了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外，大多是在本地报刊上发表。写得虽然不好，但数量多，以至于不少关心文学事业的人都认



1128310

得我。故不少同道，就经常找上门来，互相学习研讨。吕翼那时大概十七、八岁，很内向，很局促，惴惴而不安。我和他很认真地讲了些创作上的事，他倒是十分谦虚地听了。

以后的日子，他经常来我这里，一是向我借书，二是把作品给我看。我素以帮助别人为乐，不揣浅陋，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介绍他看一些书。那些年代，外国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很是流行，人们亦步亦趋，以追赶时髦作目的，并未把各种流派的精髓弄清、弄透，更不可能融会贯通。特别在昭通这样闭塞的小地方，没有学院的环境和气氛，盲目地去追随，只在形式上作文章，其结果是邯郸学步，连已经学会走的路也不会走了。我尊敬的师长朱君和先生就曾谆谆告诫于我，以至于我不敢去追随潮流胡乱涂鸦，老老实实地写到至今。

所以，对于吕翼，我也同样劝告他，要深入生活多读书，多思考，基础是至关重要的，谁忽视基本功，谁就会尝到基础不牢的苦果，文学是崇高而永恒的事业，装神弄鬼、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甚至以满嘴新名词唬人，最后都不可能有大作为。吕翼是执着的人，于是就潜下心来，蛰居在乡村，边教书边读书，读得苦，读得细，读得认真，读得有感悟，读得有收益。正是那些年，他悄无声息而又认真忠实地读书，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些年，吕翼以写散文为主。他的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文字有特色。散文写作，在昭通曾经很热闹，写作者

众。这是由于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前行者提出的。至今，散文写作仍余泽浩淼，为昭通文学作出了基础性的工作。散文讲究语言，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力，而好的文字功力，又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吕翼散文的语言，以古汉语为载体，融合了现代语言的特质，读起来很有弹性，很有张力，同时还营造了很好的文字氛围，很有韵味。这样的语言，是要下功夫的，要字斟句酌，要反复推敲。有时一个字用得不好，就出味道了。

以我所见，小说的语言比散文来说，要粗糙一些才好。一篇文章，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金属碎片，是会令人头晕目眩的。精致过头了，反而难出味道。近年来，吕翼开始写小说，由于有散文语言的优势，他的小说比较有韵味，文学色彩较浓。这就较之只注意编故事而忽视语言的作者，自然就高了一筹，他的小说，集中起来，以独特的视觉展示了高原乡村的风俗画卷，这和他的文字是分不开的。

生活对于吕翼，是薄待也是厚爱，他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原，对于高原上那个美丽的坝子，那些村庄，他是充满虔诚的敬仰之情的。他深深地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深深地理解他们的痛苦、欢乐、追求、迷茫和困惑。他们感同身受。对于他们的贫困生活，他满怀忧虑；对于各种邪恶势力，他给以强烈的鞭笞。以至于有时候，来不及掩饰，来不及处理，就非常直观地表达出来。近期，他把笔触深入到农村在变革时期，各种思想的碰撞，各种行为方式的冲突，各

种人物在特定时期的表现上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上为昭通文学中的农村题材，作了一定意义的较有深度开掘。这些美丽的村庄、充满爱恨的村庄，时时上演着一个个悲欢离合、死生契阔的故事，弱势群体的呐喊，权利边缘的意志的涌动，权钱对精神的伤害，美丽的盲目乐观……这样的主题是深刻的，是有开拓性的，是有意义的。这样的村庄，是作者苦心经营、心血浸泡的村庄。纵观他的小说，还是一个“情”字了得。这个情是对乌蒙高原的热爱之情，是对芸芸众生的热爱之情，是融入血液中的浓浓乡情。

年轻真好，年轻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同时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在昭通的写作群中，吕翼虽是青年作者，然而，他又有了好些年的写作积累。同时，他来自基层，对社会、对人生有许多感悟，有责任感、忧患感和使命感，并不依靠虚幻的神的启示来写作。这样的作者，就是一时被时尚所冷却，最终也要浮出水面的。

澄明心境，务去浮躁，这是我戒勉自己的话，就用这句话作为结语吧。

2003年夏于昭通

目 录

血液里的村庄（序言）：夏天敏（1）

杨树村的雾（1）

刃 畜（23）

都是小车惹的祸（43）

雪色秋意（69）

灵魂游荡村庄（103）

堕落入世（123）

雪落枫桥（147）

荞花如潮（179）

谁给我爱（215）

金江女儿魂（233）

胡来下乡（249）

别惊吓了火车（265）

蓝色书桌（275）

山 雨（281）

天上一个月亮，地上一个月亮（293）

后 记（301）



杨树村的雾

—

初二级的学生何小满一听到那块挂在操场边上那棵最老的白杨树上的铁铃响起，不等老师安排好家庭作业，便拾起书包往肩上一丢，就朝外冲去。由于剧烈运动，何小满不小心就放了个响屁，好在这一刻全教室都一下子乱了起来，奔跑的声音，桌椅被推拉发出的声音，生活委员安排打扫教室呐喊的声音，孩子们互相约一起回家的声音将何小满放出的响屁的声音掩盖了。就是何小满自己也没有闻到那股子红薯腐烂发出的恶臭，就是跟在何小满后面的王牛牛也没有发出像往日那样尖锐的抗议。何小满松了松小肚子，伸手摸摸屁股上那个厚厚的补疤，舒了一口气。

何小满虽然喜欢放屁，但他并不是个坏孩子，他的成绩很好。何小满在班上常常考前三名。但今天他没有像往日那样在学校里做完家庭作业才走。何小满这样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要去杨树林里去练武。他要一个人去练。王牛牛是唯一一个愿意和他接近的同学，但何小满从内心出发，不喜欢他。只有他做完作业后，只有他一人放牛进五里外的山沟里去的时候，他才会主动去找王牛牛。何



杨树村的雾

Linghun Youdang Cunzhuang

小满家所在的地方是个高原的大坝子。四围是屏障似的山，将这里死死的关住。这里有一块块金黄的稻田，有此显彼隐的村庄，有一林林看不到边走不到尽头的白杨树林。林间有河流在断断续续地流淌，河里漂了或红或白的杨树根，一片片，一绺绺，像村里杨花姐的头发，像下午以后从山的深处一浪一浪涌来的云雾。何小满对这白杨树林是有感情的，从小到大，他就在这白杨树林里成长，在这白杨树林里生活。到了秋天的深处，这白杨树林便到了一年再上一次上水的时候，水分一个劲地往上涌，树干就都一下子仿佛是渗出水来了似的，湿漉漉的，颜色深深的。白杨树的叶这阵子在秋露的腌渍下，变得色深了，变得黄了，这种深不是一种尺度，而是一种生命的进步；这种黄不是炫目耀眼骄傲的黄，而是一种深藏不露，对生活执着得义无反顾的黄。一走进林子里，就听见一阵噼噼扑扑的声音，是叶儿掉下来了。这里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光开始斜射的时候，北方的雾一阵一阵地吹来，海涛一样在山腰上徐徐涌动，像一条条金碧辉煌的龙一样漫进树林。林间有无数金色的光环在傍晚微风的吹拂之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辉。何小满是在去年秋天，一个人放家里的那头飘莎母牛进入这片白杨树林时发现这个秘密的。何小满满心欢喜，他在这里将自己从书上学来的少林拳打了一趟，感觉十分好。他想，这里莫不就是书上常说的气场了，如果是这样，他每天在这里练上一回，功夫一定大增。回到家里，何小满对哥何大满说，可哥几次打断了他的话。哥从去年以来一直热衷于追求村里最美的姑娘杨花。为了杨花，哥还和乡派出所文所长发生矛盾。杨花生得漂亮，杨花的母亲给杨花看过相，算过命，说杨花娥眉凤眼、樱桃小口、柳腰莲足，是典型的贵妃命，是要嫁一个穿国家衣吃国家饭的人的，一生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杨花尽管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回到家里，但她就是看不起代课老师何大满。何大满是村里最有本事的秀才，读过高中，复读了好几年都没有考上大学。但何大满人聪明，知书达理，何大满就在村里的单小当代课老师，当代课老师十分受人尊重。村里最好看的寡妇姜黄花也请



何大满给她十二岁的儿子补习功课。家里杀猪，不请别人，单请何大满一人去吃鲜猪腰花。

何小满往白杨树林里走，到处一片冥无人迹的寂静。何小满心里装着这样一片美丽的景致，一面气沉丹田，开始进入气功的境界。谁也应该理解何小满，谁也应该像何小满一样沉醉在这美丽的景致之中的。何小满每走一步，脚下便发出一片“咕嘎”的声响，头上偶尔会有一片两片的草帽一样的黄叶从空中坠落下来，打得头皮有些发麻。何小满嗅到的是一股清新、寒冷而有相当厚度的芳香。何小满陶醉了。何小满写作文不错。他太想把它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何小满一时不知道用那些词语来表达更好，但何小满现在也不想这些，他现在的目的就是练功。他在一棵巨大的白杨树下站了下来，蹲开了马步。

一阵风过后，林间黄叶飘飘，仿佛下起了一场金黄的雨。而就在这时，何小满感到好像是有人在说话，仔细听过，是从后面的白杨树丛中传过来的，他慢慢地将气收了，将头回了过去。透过丛丛树枝，何小满看到的是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搂在一起，正在一大片枯黄的白杨树叶上起伏和扭曲。仔细一看，那男的不就是派出所里耀武扬威的和哥哥发生过不愉快的所长文武生，人称文流氓的吗？这文所长，据说是在城里找了一个经营夫妻性生活用品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特有钱，人也漂亮，可是和文所长结婚还不到半年，就和别人上了床。文所长面子要的紧，也不和那女人离婚。只是在喝醉了酒时，才会拍着所里的胡子警察的肩，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老兄，我是打落牙齿连血咽呢。杨树村妇孺都知文所长是乌龟王八，就是杨树村中学的很多学生，都会私下议论这事的。再看，那女的不就天一黑就是往小满家院墙外边立着，吱吱唔唔的要请大满去给她辅导儿子王牛牛的姜寡妇吗？

小满今年十三岁，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自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何小满对这样的事十分讨厌，何小满一下子感到满身都是鸡皮子疙瘩，一个激凌，禁不住放了一个响屁。何小满再也不能呆下去，



提起书包就跑。而在这时，那两个人也一下子被惊醒过来，文所长一步跳了起来，说谁谁谁你给我站住。

二

何小满在树林深处躲了好半天，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挨到天快黑了才回到家，回到家门前心还蹦蹦直跳，脸还寡白寡白的。何小满家里浓烟滚滚，代课教师何大满一边唱着歌一边在白杨树柴禾燃起的火里烧红薯。将近一年了，何小满家都是以红薯为主食。今年年辰不好，田里的稻谷全都在杨花时节遭了阴雨，到了霜降还立冲冲的不肯低头，全都瘪了肚。田里的稻谷瘪了肚，这和女人肚子一年又一年地大不起来是一回事，会很让人失望的。好在小满家里还有一大堆红薯。这红薯开头吃还不错，时间一长肚子就受不了，常常打屁、拉肚子。就是嘴里呵出来的气，也是一大股红薯味。何小满常常在教室内控制不住打屁，没少被同学们奚落过，前排后座的同学都在回避他，不想和他坐在一起，尽管小满学习好当了学习委员，在班上还是抬不起头。让小满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上学期末全乡统考结束，何小满得了第一，在散学典礼上，校长安排何小满上台领奖，领完奖在台上代表获奖同学发言。何小满的屁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他刚说完同学们我代表……的时候，就布的放了一个屁。他定了定神，刚开口要继续讲，不料布布地又放了两个屁。何小满一下子急出了汗，可越急越想不起自己背了三天的讲稿，越急屁就越多：布布布布。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串了。台子下的学生们开头还认真地听，以为是扩音器里的杂音，后来的声音证实了他们判断错误，不知是谁先笑了起来，接着整个操场都笑了起来。整个操场上千多学生都在笑，仿佛是一个笑的海洋，笑的浪潮在峰涌，在跌宕，在回环。校长几次打招呼，才把笑声控制住。何小满在学校里的威信就因为打了这一回屁而一落千丈。走到哪里，都有人在咕咕地笑。只有王牛牛，背着其他同学来安慰他，说我妈说过，放屁又不是做贼，是人身体的需要。牛牛还说，老师说了，



出汗放屁打喷嚏，是人生健康的三件宝，只有身体好的人才会呢。何小满说，滚开，我不听你放屁。但王牛牛并不走开，只是远远地跟着他，忠诚得像个卫士。何小满很伤心，他回家对妈妈说，他从此不再吃红薯了。可是不吃红薯就只有吃空气了。何小满饿了两天，又只好把红薯当顿。只是他不再吃生硬的红薯了，每次他都把红薯烤得透透的，软软的，以此来降低打屁率。从此以后，他不再考第一名，他只考第四名以后，因为第四名以后的学生是不请上台去讲话的，也没有奖可领。

村里代课老师何大满是何小满唯一的哥哥，在村里的单小教复式小学。城里人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复式班了。复式班就是一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同时上着不同年级的两个班以上的课程。这样的教师在职不在编，往往工作很辛苦，工资却十分低。一般就是七十元至九十元一个月。何大满常常是不等发工资就去乡教办那里借来用了，家里从不给一分。何大满从来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在家里懒得喂猪，不做饭，不进地里干活的，放学了没事干就在床上睡觉。何大满喜欢吃硬红薯，也常常打屁，有时放了红薯屁还诬陷是何小满干的。何小满对哥便没有什么好心情。何小满想，当个代课老师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当警察。当警察有制服穿，手枪掖在屁股上，走到哪里都是威风凛凛的，地痞流氓都惹不起。哪像当老师，何大满有次还被一个顽皮的学生捉蛇放在他办公室里的被窝里。何小满十岁那年，爸爸从宁夏地质队回家，要和妈妈离婚。妈妈告到派出所，文所长用根绳子就将爸爸捆到派出所，打得爸爸口里流血。连妈妈都跪下求文所长别打了。后来又有一次，是何大满和杨花姐一起上白杨树街逛街，给文所长看见。文所长就把何大满叫进了派出所，说何大满企图亲杨花的脸是伤风败俗。不等何大满解释，何大满就得了一顿好打，半个月还下不了床。何小满立志要当警察的。何小满当了警察，爸爸和哥哥就不会被人欺负了。

今天何大满一边唱歌一边还主动烤红薯，是很少有的事。何小满便问哥哥有什么好事。何大满说，今天晚上杨树街上放电影，是



杨树村的雾

Linghun Youdang Cunzhuang

少林寺，杨花已答应和我一起去看电影了。何小满，你脸为什么这样白，是不是被谁打了？我不相信你这样好的学生会和人打架！何小满眼里一下子放起光来，电影少林寺他是看过一遍的，但作为一个习武的人，少林寺是教材，是百看不厌的。何小满在背地里将里面的动作练得十分熟练的。何小满高兴起来，说哥，你要去看喽？让我去吧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我保证我不会跑丢。哥的脸一下子为难起来：你看你，谁和女朋友约会是带着弟弟一起去的？不过何大满很快就转过脸色来了。说这样吧，你去把家里的猪喂了，妈要我喂猪可我肚子还饿着我还要用水抿头发还要擦男宝，这样至少要花十五分钟，如果你帮妈妈喂了猪，我一定带你去。何大满补充说，不过你可不准影响我们俩的好事。何小满说哥你会有什么好事！何小满说着脸一下子红了起来。何小满想了想说，哥，我想和你说个事情。何大满一边啃红薯一边说什么事。何小满说姜寡妇……何大满脸一下子难看起来，说小满别说了我不想听我还要抿头发和擦男宝，以后不许你讲姜黄花的事，和谁也不能讲。小满张了张口，终于还是停了下来。

夜幕很快降临。北方林子里的雾从杨树林里漫过，一下子涌进村里来，棉被一样一下子覆盖了整个村庄。何大满领着边走边啃红薯的何小满往村东走。何小满说哥，你为什么不拿上那根爹带回来的钢筋？你以往晚上出门都是要带上它的。何大满说，不要说那个坏家伙，他当了工人有了钱就连妈都不要，连他的两个儿子都不要，再说我可要吐你口水了。何小满说哥，杨树街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的，你怎么往东边走呢？何大满说杨树街在哪里还要你教我？我们先去叫你杨花姐。何小满想要是照直走，是要从姜寡妇家门前过，那有多为难！何小满随着哥去过杨花姐家几次，杨花姐也来过何小满家几次。何大满只要杨花姐一来何小满家，何大满就不会躺在家里的木凳上，翘着一双臭脚命令何小满提水扫地给猪铲粪。何大满就很勤快，一下子去河里洗猪菜，一下子去地里种萝卜。还提前用水把头发抿得光溜溜的，再很节约地擦了点男宝，点了点花露水在



头上。这样，何小满的妈妈就很高兴。何小满也很高兴。何大满在杨花姐家院门外，撅着嘴噓了一声口哨。就听到杨花说妈，我去梅子姐家去剪鞋样，今晚我就不回来了。杨花的妈妈就说那你明早上要早早回来，家里的苹果该摘了。不一会，杨花的妈说，死姑娘，晚上出门还要换衣裳！不一会儿，只见杨花一阵风地冲了出来，她红光满面的，见了何大满身边的何小满，杨花愣了一下，笑了，说小满你也来呀？小满说，我想和你们一起去看电影。杨花说何小满我可不是跟你哥谈恋爱，你哥没有转正不是国家正式教师，我们只是去看看电影，你可不许对别人乱说。何大满拉拉杨花姐的手说，别说了我们一起去，电影怕要开始了呢。

掉过头来，他们三人又走到村西姜寡妇家门前，大满说我们不要走大路，不要从姜寡妇家门前过了。小满说哥你不给她家牛牛补课了？大满回过头，恶狠狠地盯了小满一眼说小满闭住你的乌鸦嘴，不看电影你就滚回去。小满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哥，忙说哥你带电筒没，杨花姐怕鬼。大满说什么鬼不鬼，有我大满在，还怕？鬼怕恶人！

这样，他们就从姜黄花家后檐走过，直到姜黄花家的山茅草房掩进了杨树林里的深处，步子还走得大大的。在这一段路上，何大满不回头，何小满也不敢回头。杨花说你们怎么不说话，你们都哑巴了吗？你们这样好叫人恐怖呢。好大一阵子，何大满才回过头来对小满说，我说小满，电影你就别去看了，这电影有什么看头，你还不如回家去，帮妈妈把明天早上的猪食煮好，再把你的家庭作业认真做完。你是从来也没有被老师批评过的。这样，到了年底，说不定妈妈还会给你做一套新衣服呢！你看你的屁股上早补疤叠补疤了，难看死了。你要是不去看电影，我明天给你买一支大舌头笔，你不是给妈妈要过好几次了。

不干！何小满紧紧跟在大满的后面，你要要是把我甩了，我才不会饶你。妈妈说过，你要带好我。

我怎么没有带好你，小满，你要是不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我，我



给你五块钱，五块钱可以买一本《少年英雄传》了，里面的武打更精彩的。你要是去了，也白跑小英雄，看不上电影的。

我不。小满还是不依商量，他没有听懂何大满的意思，上次你们就骗过我了。

杨花姐说话了，杨花姐说话的声音像唱歌一样美，杨花姐说小满，你不要跟我们去，赶明儿我给你做一条红腰带，比你哥的那条还漂亮。

小满说我不，我知道你们是要去啃嘴，你们这些大人都啃嘴，王牛牛他妈……何大满伸回手来撸了何小满的头一下，别乱说，乱说我可要打你了。

何小满依然什么也不怕，何小满说哥你放屁了，好臭，一大股臭红薯味。小满停了一下，用手扇动空气。这当儿，他拉下了他们俩好几步。小满说你们等等我，我撒泡尿。

小满是知道害臊的人，他让何大满和杨花上前走了好远，才钻进路旁的白杨树林，掏出那只硬硬的鸟儿朝着一棵粗糙的白杨树冲去，立马响起一阵哗哗的歌唱。撒完了尿，何小满痛快地一边系裤带一边无遮拦地放了一串屁。等小满撒完那泡该死的尿回到路上时，大满和杨花早不知去向。小满放开脚步追去，哪里还有他们俩人的影子。小满上学的中学在街子的东头，街子西头的乡政府广场小满是知道的，他气喘吁吁地跑到那里时，一点放电影的动静都没有。只有几个十四、五岁的长头发男孩在那里游来游去。小满走了过去，说电影还不开始吗？电影，什么电影？那几个人走了过来。何小满说讲武打的少林寺。其中一个说，哎，你不就是那个学习又好又爱放红薯屁的何小满吗？我妹妹坐在你后面吃够了亏，要看少林寺，来老子放给你看。那人凶凶的走过来朝他扬起了拳头，一个黑虎掏心递了过来。他一惊，回过头就往回跑，跑了一大会，不见人来了，他才放松脚步，回过头去看，那一群人还在原地一跳一跳的：你回来，你回来，少林寺就要放映了。一边笑得打滚。小满紧走几步，慢了下来，一下子想哭。



夜幕慢慢地降临，路的两旁越来越高的白杨树像是两壁林立的妖怪，小满浑身一哆嗦。哥哥哄他今晚要放电影，可电影却没有。哥哥和杨花姐把他甩掉，是想干什么。无非是两人在一起亲嘴，对了，他们两人这时一定早就躲在哪丛白杨树林里干那种事去了。哥哥读过高中，是村里的秀才。在村里很受人敬重的，村里有什么事，哥哥是头面人物，都要出面办理的。吴老公公的丧事，李二老表讨新媳妇，王疙瘩和许发财两家为高利贷的事打官司，都由哥哥出面主笔。这不，就是姜寡妇的儿子成绩差，也要哥哥去辅导。哥哥一去就是大半夜。哥哥虽懒，但懒人有懒福。小满还是喜欢跟在哥哥的屁股后面转。有一天，他还看见哥哥和姜寡妇两人在姜寡妇家的草席子上搂着滚来滚去。为什么这些人都喜欢干那样的事，倒底有什么稀奇？小满不懂，但小满有些冲动。小满感到脸上辣辣的、红红的，身体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东西在涌动，同时，他又有了想放屁的感觉，但他还是忍了忍，他必须得好好锻炼锻炼，学会忍耐。忍耐的时间越长，对他来说越好。说不定忍着忍着，就会改掉这个坏毛病。

三

小满三走两停地走到村里时，已经是满天星光的时候。星光在一团团棉花样忽忽飘飞过去的云雾间透出光来，十分的迷人。但小满这时根本没有欣赏这美景的心情。小满提着脚，猫着身从姜寡妇家门口轻轻溜过。姜寡妇的门半开着。这时，邻居胡老婶说黄花黄花，你烧的洗澡水热了，我给你提来。姜寡妇就忙着走了出来，说胡婶我来我来，哪能让你老人家为我费心。小满连忙往墙脚下蹲。小满以为姜黄花看见他了，但姜黄花根本就没有看见他。姜黄花往邻居家里走去。小满想，这寡妇洗澡是个什么样子，姜寡妇是村里的大美人，因为死了丈夫，别人说她更风流了。小满不知道风流是什么回事，他想是不是今天看见的那样就叫风流。小满正想着，那面就有了姜黄花的声音，胡老婶，谢谢你了，我去洗澡了，大满说



今晚要来给我家牛牛补课，可现在还没来，这不，我让牛牛去他家里请去了。你给我看着，如果来了就叫我一声。小满来不及躲，就往姜寡妇家里退。进去了却没有躲处。犹豫之中，已听见姜寡妇上檐坎的声音。小满就掀开帘子，一下躲进了寡妇的屋子里间。

姜寡妇进了屋，把一铈壶水往地上一放，站在门边往外张望了好一会儿，才将门合上，再插上门闩。秋天的晚上，气温有点低，姜寡妇就把洗澡用的大木盆往火炕边放，慢慢地将身上衣服一件件地往下脱，再扔到火炕上。小满从帘隙里向外看，把这一些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姜寡妇脱得很慢，很有耐心。在朦朦胧胧的电灯光下，小满只看见了白白肥肥的一片。小满什么也不懂，小满只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上下牙对在一起，得得得直打颤。姜寡妇把身上的衣服脱完，便蹲在了大木盆里开始洗了。木盆大，但姜寡妇蹲下去的时候，还是把很多的东西露了出来。小满觉得自己一下子已经变成一个坏人了，一个十恶不赦偷看女人洗澡的坏人。自己前几天就看见姜寡妇和哥哥扭在一起，今天白天又看见姜寡妇和文所长那件见不得人的事，今晚又……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好学生了，自己做这事，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同学王牛牛。他想逃，可是无处可逃。他想躲，可又无处躲。小满一下子感到下边那鸡鸡胀胀的，感到屁眼一阵胀，火辣辣的，想放屁，但他怕放的是响屁，要是那样，姜寡妇就会知道他在里面，这事很快就会传出去，那还得了，那他何小满这一生不就完了？他不敢作声。他侥幸想，如果这女人洗完，出去倒水，或者干什么，他就可以一溜了，可那女人好像根本没有很快洗完的想法，也没有要出去的样子，甚至还唱起歌来，是些乡村野调，哼哼的，像猪在寻食，像猫在梦呓。小满肚子里实在有些难受，那红薯在肚里发出的气体和臭味实在是难以忍受难闻之极。小满的肚子好像要爆炸了。小满想，我要是这样出去，王牛牛的妈一定是会看见我的，那我以后还怎么做人。那我以后要考大学要当个警察的梦想就不会变成现实了。那样，别人一见到我何小满就会指着我的背笑说，这就是以前的屁娃儿、现在的流氓何小满。